

吳興備志卷之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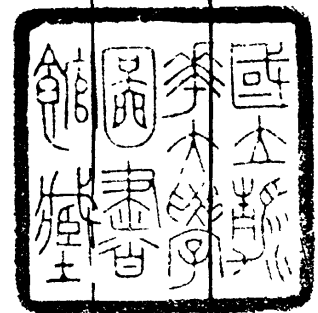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詭徵第二十六之一

許子將墓在豫章郡四里昔子將以中國大亂遠來渡江隨劉繇而卒於閭門裏於時漢興平二年也吳天紀中太守吳興沈季白日於廳事上坐忽然如夢見一人著黃單衣黃巾稱汝南許子將求改葬因忽不見卽求其喪不知處所遂招魂葬之命文學施遐爲招魂文

豫章記

吳興施績爲尋陽督能言論有門生亦有理意常秉無鬼論忽有一黑衣白帽客來與共語遂及鬼神移日客



詞屈乃曰君辭巧理不足僕卽是鬼何以云無問鬼何
以來答曰受使來取君期盡明日食時門生請乞酸苦
鬼問有人似君者否門生云施績帳下都督與僕相似
便與俱往與都督對坐鬼手中出一鐵鑿可尺餘安著
都督頭便舉椎打之都督云頭覺微痛向來轉劇食頃
便亡

搜神記

葛玄字孝先丹陽句容人號曰葛仙過武康見一人家
病作請巫祝妖邪邪附巫者與仙公飲公故不飲而邪
妖出語不遜仙公厲聲叱曰姦鬼敢爾敕五伯拽妖邪
頭附柱鞭背但聞鞭聲出血流地妖邪伏罪乃止

列仙

全傳

江子匯傳有蜃樓其下匯東有葛仙翁祠仙翁恐蜃爲
患令民間每歲元宵前後家家鳴鼓以壓之其聲若曰
葛公在葛公在後有見老人行市中形貌甚怪聞元宵
鼓謂人曰吾聽鼓聲輒頭疼不能堪奈何忽不見人以
爲蜃精

西吳里語

吳興錢乘孫權時曾晝臥久不覺兩吻沫出者數升其
母怖而呼之曰適見一老公食以煇筋恨未盡而呼之
乘本疔瘡既爾之後遂以力聞官至無難監

幽明錄

晉元康初中夜見有人坐武康縣樓上身長數丈垂膝
至地縣令會稽賀循知之曰此地本防風氏之國其防
風氏之神乎遂立廟於縣東

徵異記

吳興太守袁玄瑛當之官往日者問吉凶曰法至官當有赤蛇爲妖不可殺至果有赤蛇在銅虎符石函上蟠玄瑛命殺之其後果爲賊徐馥所害也

廣古今五行記

晉懷帝永嘉五年偃鼠出延陵此毛蟲之孽也郭景純筮之曰此郡東之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亦尋自死矣其後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瑒馥亦時滅是其應也

宋書

吳興徐長夙與鮑靚有神明之交欲授以祕術先請徐宜有約誓以不仕於是授籙常見八大神在側能知來見往才識日異州鄉翕然有美談欲用爲州主徐心悅之八神一朝不見七人餘一人倨傲不如常徐問其故答曰君違前誓不復相爲使身一人留衛籙耳徐乃還

錄遂退

太平廣記

晉建武中剡縣馮法作賈夕宿菝塘見一女子著縷服
白皙形狀短求寄載明日船欲發云暫上取行資既去
法失絹一匹女抱二束芻置船中如此十上失十絹法
疑非人乃縛兩足女云君絹在前草中化形作大白鷺

幽明錄

吳興張安病正發覺有物在被上病便更甚安自力破
被捉之物化成烏如鵝鷓瘡登時愈

甄異傳

吳興戴眇家僮客姓王有少婦美色而眇仲弟恆往就
之客私懷忿怒具以白眇仲郎作此甚爲無理願尊敕
語眇以問弟弟大罵曰何緣有此必是妖鬼敕令杖殺

客初猶不敢約厲分明後來閉戶欲縛便變成大狸從
窗中出

幽明錄

吳興人章苟者五月中於田中耕以飯置菰裏每晚取
食飯亦已盡如此非一後伺之見一大蛇偷食苟遂以
鈹斫之蛇便走去苟逐之至一版有穴蛇入穴便聞嘯
聲云斫傷我某甲或言當如何或云付雷公令霹靂殺
奴須臾雲雨冥合霹靂覆苟上苟乃跳梁大罵曰天使
我貧窮展力耕墾蛇來偷食罪當在蛇反更霹靂我耶
乃無知雷公也雷公若來我當以鈹斫汝腹須臾雷雨
漸散轉霹靂向蛇穴中蛇死者數十

搜神記

晉升平末故鄣縣老人有一女居深山餘杭廣求爲婦

不許公後病死女上縣買棺行半道逢廣女具道情事
女因曰窮逼君若能往家收父屍須吾還者便爲君妻
廣許之女曰吾欄中豬可爲殺以飴兒廣至女家但聞
屋中有撫掌欣舞之聲廣披離見眾鬼在堂共捧弄公
尸廣把杖大呼入門羣鬼盡走廣守屍取豬殺至夜見
尸邊有老鬼伸手吃肉廣因捉其臂鬼不復得去持之
愈堅但聞戶外有諸鬼共呼云老奴貪食至此甚快廣
語老鬼殺公者必是汝可速還精神吾當放汝汝若不
還者終不置也老鬼曰吾兒等殺公耳卽喚鬼子可還
之公漸活因放老鬼女載棺至相見驚悲因取女爲婦

孫恩作逆時吳興紛亂一男子避急入蔣侯廟始入門木像彎弓射之卽死行人及守廟者皆見之 並上

烏程工友嘗病死經一日活云將去上天入大廳舍見一人著紫幘坐或告友爾祖工孝伯也今作主錄告人言友不應死使人遣之友得還去出門見其祖父母繫一足在門外樹後一月亡 錄異傳

向靖字奉仁在吳興郡有一女數歲而亡女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喪後一年母又產一女年四歲謂母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何云無耶母甚驚怪具以告靖靖曰先刀子猶在否母曰痛念前女故不錄之靖曰可更取數個刀

子合置一處令女自識女見大喜卽取先者

冥祥記

晉太元中

一作宋元嘉

吳興許寂之

一作沈

忽有鬼於

空中語笑或歌或哭至夜偏盛寂之有靈車鬼共牽之
車爲壞寂之有長刀乃以攝置囊中有大鏡亦攝以納
器中

異苑

晉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死已百
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己舊宅可見還不爾燒汝一夕大
火發盡因有烏毛插地繞宅周匝數重百姓乃起廟

陽雜俎

酉

太常卿王淵之烏程人童幼時掘得犬子九頭識者曰
犬爲人守此兒大當爲九郡守後淵之果歷九郡

吳興

宋元嘉中吳興郡內嘗失火燒數百家蕩盡惟有經堂草舍儼然不燒時以爲神

宣驗記

元嘉中夏侯祖忻爲兗州刺史卒於官沈曾榮代之祖忻見形詣曾榮沈牀上有一織成寶飾絡帶夏侯曰此帶殊好豈能見與沈曰甚善夏侯曰卿直許耳終不見關必以爲施可命焚之沈對前焚之煙燄未滅視此帶已在夏侯腰上矣

述異記沈曾榮吳興人

吳興沈曾復大明末本土飢荒逐食至山陽晝入邨野乞食夜還寄寓寺舍左右時山陽諸小形銅像甚眾曾復與其鄉里數人積漸竊取遂囊篋數四悉滿復因將

還家共鑄爲錢事既發覺執送出都入船便云見人以
火燒之晝夜叫呼自稱楚毒不可忍未及刑坐而死舉
體皆折裂狀如火燒吳郡朱亨親識曾復具見其事

冥

祥記

吳興袁乞妻臨終執乞手曰我死爲當再婚否乞言不
忍也服竟更娶白日見其已死婦曰君先結誓云何負
言因以刀割其陽道雖不致死人性永廢

異苑

武康徐氏宋大元中病瘧連沿不斷有人告之曰可作
數團飯出道頭呼傷死人姓名云爲我斷瘧今以此團
與汝擲之徑還勿反顧也病者如言乃呼晉故車騎將
軍沈充須臾有乘馬導從而至問汝爲何人而敢名官

家因縛將去舉家尋覓經日於冢側叢棘下得之繩猶
在時瘡遂獲痊 異記

昇明中荊州刺史沈攸之廐中羣馬夜輒躑躅驚嘶如
似見物攸之令人伺之見一白駒以綠繩繫腹直自外
來圍者具言攸之使人夜伏櫪邊伺之俄而見白駒來
忽然復去視廐門猶閉計其蹤跡直入閣內時人見之
咸謂之怪檢內人惟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以綠繩
繫穿之至夜輒脫至枕邊每爲失去曉時則還試取看
之蹠上有泥後攸之敗不知所在

清宮故事

沈休文雨夜齋中獨坐風開竹扉有一女子攜絡絲具
入門便坐風飄細雨如絲女隨風引絡絡繹不斷斷時

亦就口續之若真絲焉燭未及跋得數兩起贈沈曰此
謂冰絲贈君造以爲冰紈忽不見沈後織成紈鮮潔明
淨不異於冰製扇當夏日甫攜在手不搖而自涼

賈氏

說林

吳興俞亮以永明八年補護軍府吏於長眠處聞有羊
聲疑爲神怪竊於戶窺之見其牀下有一羊可高二尺
毛色若丹光耀滿室

續異記

齊豫章王蕭嶷亡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吾病未應死
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吾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
使吾痢不斷吾已訴先帝許還東脚當判此事便懷出
青紙文書示文季云與卿少舊爲呈主上也俄而失所

在文季懼不敢傳少時文惠太子薨

兔魂志

梁蕭猷爲吳興太守吳興故有楚霸王神像在府治廳中猷每祭神與交飲至一斛每酬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祈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江陽人齊狗兒及眾十萬攻州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父逢一騎洛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里時日已晡騎舉稍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父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齊狗兒遂平當此時吳興祈禱於神數日無驗後乃見待衛士偶皆泥溼如汗猷後封臨汝侯故神云

南史

沈警字玄機吳興人居武康美風調善吟詠爲梁東宮
常侍名著當時公卿宴集必致騎邀之語曰玄機在席
顛倒賓客後荆楚陷沒入周爲上柱國奉使秦隴途過
張女郎廟旅行多以酒肴祈禱警獨酌水具祝旣暮宿
傳舍憑軒望月作鳳將雛含嬌曲吟畢聞簾外歎賞之
聲復云閒宵豈虛擲明月豈無明音旨清婉頗異於常
忽見一女子褰簾而入拜云張女郎姊妹見使致意警
異之乃具衣冠未離坐而二女已入謂警曰跋涉山川
因勞動止二女郎相顧微笑大女郎謂警曰妾是女郎
妹適廬山夫人長男指小女郎云適衡山府君小子並
以生日同覲大姊屬大姊今朝層城未旋山中幽寂良

夜多懷輒欲奉屈無憚勞也遂攜手共登一輜輶車駕
六馬馳空而行俄至一處朱樓飛閣備極煥麗令警止
一水閣簾幌多翠羽金縷閒以珠璣須臾二女郎自閣
後冉冉而至揖警就坐具酒於是大女郎彈箜篌小女
郎援琴爲數弄警嗟賞良久願請琴寫之小女郎笑謂
警此是秦穆王周靈王太子神仙所製不可傳於人間
警麤記數弄酒酣大女郎歌云云小女郎繼之警答歌
有暫來相見更無緣之語二女郎相顧流涕謂警曰蘭
香姨智瓊姊亦嘗懷此恨矣警未知密契所在良久大
女郎命履及門謂小女郎曰潤玉可使伴沈郎警攜手
入門已見小婢前施臥具女郎執警手曰昔從二妃游